

• 云南作家丛书 •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钧龙风情小说选



李钧龙风情小说选

李钧龙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沈正德

封面设计:凝 溪

· 云南作家丛书 ·

李钧龙风情小说选

李钧龙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字数:240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1-1000

ISBN 7-222-01503-5/1·378 定价:7.70 元

“云南作家丛书”总序

云南，这片古老、神奇、美丽、富饶、迷人的土地，历史上曾孕育出不少著名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些年来，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以崭新的风貌，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涌现出了一大批成绩斐然的作家、诗人和颇有影响的好作品。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每个民族几乎都有了自己的民族作家。他们植根于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中，用敏锐的眼光，饱满的热情，浓郁的边疆民族特色，写出了高尚的民族心理素质，讴歌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又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增添了新的活力。作家如何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反映热火朝天的崭新生活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也就成了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为了弘扬云南民族文化，繁荣我省的文学创作，壮大我省的各民族作家队伍，多出人材，多出好作品，云南人民出版社和《边疆文学》杂志社联合编辑出版“云南作家丛书”，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更可贵的是这套丛书将一直编辑出版下去，使云南文苑百花盛开，永不凋谢。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省功力深厚的作家和诗人。其中几位已经出版了10多部著作，在全国文学界均颇有影响。

就书种来说，有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儿童文学；就题材而言，作家的触角伸了边疆、工厂、农村、部队、矿山、市井；就艺术风格、写作手法而论，更是丰富多采、百花齐放。总之，这套“丛书”有展现新时期文学成就的序跋集，有优美抒情的心情小说，有充满边疆民族特色的边地小说，有耐人寻味的市井小说，有手法别致的微型小说，有语言清新的抒情诗，有充满儿童情趣的儿童文学，等等。而且编选入集的作品多是作家从所发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力作。“云南作家丛书”第一辑共十本，每本中都不乏上乘之作，值得一读。

云南这片古老、神奇、美丽、富饶、迷人、令人向往的土地，是诗的海洋，歌的故乡，每片树叶都有一首歌，每个石头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连飘过这片沃土的白云，都会带着幸福的醉意而南去。愿我们的作家和诗人，都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以自己独到的慧眼，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去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愿“云南作家丛书”能推出全国一流和世界一流的好书！

1993年9月于昆明

1993年9月于昆明

1993年9月于昆明

1993年9月于昆明

1993年9月于昆明

序

冯牧

我认识李钧龙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刚步入艰辛而又丰富的生活之路的文学青年。假如我没有记错，那是五十年代中叶，那时候，在云南这块丰饶多彩的沃土上，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以新颖独特的生活积累和颇具特色的艺术才华而引人瞩目的青年作家，和他们的富有云南地域特点和民族风貌的作品一起，为我国云南地区文学创作增添了一片片清新优美的艺术光彩。这些作者中的某些人，由于机遇不同和资质有异，有的也曾犹如流星一闪，便倏然而失；但有相当一些人，通过自己勤奋不止的探索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成为在各自所耕耘的领域中卓然有成的优秀诗人和作家。他们的成就和水平容或有所轩轻，但他们辛勤写作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则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并且为本来就颇有特点的云南文学创作增加了分量，扩展了影响，为云南这块很有生气的文坛增添了片片新绿。在那段期间，我由于对云南的彩云覆盖之下的山山水水有着一种难于割断的情结，时常得空便争取到那里去，进行虽然艰苦但于我却具有无穷魅力的旅行访问，从而结识了许多生活在那里的青年作家，和他们一同爬山涉水，一同横越满布森林的高山峻岭，一同访问山寨中仍然保持着古老而美好的民族风情的各族人民，而且高兴地看到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从生活底层脱颖而出，茁壮成长，不少人现在已经成为颇有声望的优秀作家了。

李钧龙就是在这个时期中我所结识的这批青年作家中的一个。他首先是以创作具有滇西生活特色的短篇小说而引起人们的注意的。和他同时崭露头角，而现在已成为云南创作队伍骨干力量和知名作家的，我们随手就可以举出如像晓雪、饶阶巴桑、张长、张昆华、刘祖培等这样一些名字来。这些作家和诗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生长在云南这片以其“美丽、神奇、丰富”而著称于世的地道云南人，而且有不少人都有白、藏、彝族等兄弟民族的血缘。因此，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就很少也不必有过过去那些外来作家所常常出现的那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猎奇心理。他们所描述所表现的多姿多彩、繁复独特的生活现象和人物形象，使人在阅读时感到很自然，很亲切，而较少感觉到那种肯定会影响作品真实性和深刻性的“疏离”感。对于这种“疏离”感，前人王国维曾经使用过一个“隔”字（也就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扞格不入”）来表述，我觉得还是庶几近之的。要消除和减少这种创作中的“疏离”感，对于那些想要探索和表现自己如此陌生的边地少数民族的外来作家来说，确实有很大难度，因为这首先要逾越对作家来说是十分艰难的语言不通、文化有别的巨大障碍；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进行艰巨的长期的磨练和奋斗，是不大可能的。

李钧龙是以他崭露头角时所写的那批“赶马人的故事”系列而为人所注意的。这些描写得朴素、自然、具有地域特色而又很少华丽辞藻的作品，我初读时就感到作者为自己所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坚实的写作道路。他不是从书本上，而主要是从生活底层所获得的切身感受和启发而走上了创作之路的，在这方面，他有着一种自然的“优势”和潜力。李钧龙出生于昆明，却长期在滇西基层工作，高黎贡山、哀牢山、怒江、澜

沧江、金沙江是他文学生活的摇篮。当我得知这位青年作者曾经是一位边防军的电影放映员时，我就更加确立了这样的信念：一位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作者，只有当他把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写作追求密切结合在一起，把创作劳动的根须深植于自己所热爱的那片山川大地和人民生活的厚土之中时，他才有可能如同沐浴于阳光雨露中的树苗般地健康成长起来。

事隔多年，我高兴地看到，我当年所熟悉的那位如同云南山中赶马人一样地长年奔波于边陲的青年朋友，如今已经逐渐成为一名能够以自己的艺术个性来表现云南边地少数民族生活的收获丰硕的作家。长期以来，虽然他他主要是以编辑工作为主要职业，但在业余之暇所创作和出版的长、中、短篇小说作品，已经有十三本之多。他出版过两部很有特色的长篇，但更多的是短篇小说。我们现在读到的这本题为《李钧龙风情小说选》的小说集，是他的第十四本作品，其中包括了他近半年来所创作的一批短篇小说；它们都是以表现云南兄弟民族中几个独具风情特色民族的生活命运为内容的很有可读性的作品。当作者把这批可以说是近十年来创作结晶的作品寄给我，并让我谈一点读后感时，我想，我大概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论断：这位曾经以一种漫游者和跋涉者的目光审视生活的作者，在自己长期孜孜不倦的创作实践过程中，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新的境界。这些主要是反映云南边地傣族、景颇族、佤族、拉祜族以及属于哈尼族系的傈僳人、属于纳西族系的摩梭人的充满山野粗犷气息的作品，仍然如同作者过去许多作品一样，写得清新、流畅、自然、委婉，看似平实、朴素，却蕴蓄着一种强烈而浓郁的民族地域色彩，一种引人入胜的生活氛围。但是仔细读来，人们却又不难发现：在李钧龙

过去的作品中曾经多次出现的那些人物,那些生活场景,比如,同样的阿佤山,同样的孟定坝和南江河,同样剽悍的景颇汉子 and 热情的傣家姑娘,同样的使人惊心动魄或使人赏心悦目的民族风情和民族习俗,同样的壮美雄奇的高山峻岭、江河湖泊和森林峡谷,这一切,在他的近作中,虽然使我读后感到和过去同样的亲切而熟稔,但是,它们却又使我看到了某种在他过去作品中所不多见的可以和给人以新的启迪的艺术效果和魅力。

第二,李锐的作品使我感到,其中,至少有两方面是值得重视和称道的。第一,作者对于自己所要表现的那些边疆少数民族(他们大都是生活在边远的山区和群山环绕的平坝)的生活风情的精神面貌,对于他们赖以生存繁衍的独特自然山川的观照和描写上,他已经逐渐摆脱了一个外来者和旁观者所时常难于避免的那种猎奇色彩和理想主义痕迹。这种色彩与痕迹,在往日某些作家所讲述的许多美丽故事当中,常常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是难于避免的。由于民族语言与民族心理的差异,有的作者在考察和表现兄弟民族心灵世界和生活风貌时,往往难以避免用汉族人民的心理来猜度甚至臆想他们如此欣赏,但又确实不甚理解的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心理。因此,那些复杂尖锐的矛盾,那些带有原始迹印的生活习俗和如同大潮般涌来的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那种蕴涵在不同兄弟民族男男女女心中的纯朴而又独特的人性与人情之美,在不少作品中,常常被赋予了过多的想象和雕饰的成分。就是在李锐过去的某些作品之中,这种被美化了的“牧歌”式的情调,也是常常不难发现的。而在他近年来的这些作品中,我高兴地看到,这种“疏离”感和天真的理想主义色彩,已经大为减少。显

然，他已经不再用那种满怀好奇心理的外来采风者的目光来看待生活，而是力求在这块深厚的沃土上首先站稳脚跟，自觉地缩短乃至消除在思想感情、艺术构思方面和自己所面对的生活客体之间的距离，而且竭尽所能地使之融为一体。我感到，他的这种努力，在有些篇章（比如写珞族人的《情梦》和写摩梭人的《母湖》等作品）中，是体现得相当自然和出色的。这些作品，虽然少了几分炫人眼目的奇风异俗的展示，也少了一些初入宝山者所发出的欢笑，却增添了一些对于边疆各族人民生活命运由衷关切的亲情厚谊。这种看似冷静而客观、实际上却真诚而朴实的情怀，只能来自作家对于兄弟民族的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同情，来自对于作家原来并不熟悉的生活客体的长期深入的体验、考察与剖析，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种亲密无间和全身心投入的精神和情感，是难以达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李钧龙以自己的辛勤努力，为热衷于创作边地民族生活题材的作者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二，我也注意到，李钧龙在自己的长期创作实践过程中，开始能够自觉地对于不同少数民族生活的外在特征（尽管这些特征是极富传奇色彩的）的体验、了解和把握，逐渐转入到对于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心理特征的观察的群体方面来，转入到不同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地处偏僻、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民族）和汉族人民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习之间的冲突、碰撞和融汇，及其必然带来的激烈历史变革方面来。这种变革，其实从建国初期，就已经或快或慢、或顺利或曲折、或者令人欢欣或者使人悲叹地在进行和展开着了。只是由于这种变革的极端深刻性与复杂性，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乃至滞后，在短期内，我们还难于奢求我们的作家们能够迅速创

作出大量真实而深刻地表现这种历史变革的气势恢宏的生活画卷来。那种深入地反映民族文化、民族风习、民族心理的冲突与融汇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的深邃之作，还有待于作家们进一步的创造和耕耘。但是，令人可喜的是，我看到有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云南边疆的作家，已经在这方面迈开了他们艰难的具有开拓性的步伐。我觉得，李钧龙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在他的这些近作中，尽管还不能说每一篇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些作品，还失之于不够深厚与凝炼；但是，有一些篇章（比如表现佤族人民心理变迁的《剥牛女人》、《情梦》），应该说是体现了作者在挖掘上述创作主旨方面所做出的富有探索性努力的佳作。

民衆日報代印部印務部印務部 (日期) 1994年2月5日

目 录

《云南作家丛书》总序..... 张宝云(1)

序..... 冯 牧(3)

傣 族 篇

（傣族文学）

想起了玉坦..... (1)

竹楼前，一片胶林..... (13)

边地来客 (26)

爱之心 (40)

孟定经历 (57)

瓜 情 (61)

水 思

河 恋

含羞草之谜 (93)

玉婧 (133)

（傣族文学）..... (133)

佤 族 篇 (133)

剽牛女人..... (141)

娜海的苦恼..... (181)

岩布乃的悲哀..... (189)

情 梦..... (198)

景颇族篇

野寨女.....(211)

一个姑娘的奇遇.....(266)

灯.....(293)

拉祜族篇

思念的野白露花.....(305)

傣尼人篇

不安分的眼睛.....(323)

摩梭人篇

母湖.....(333)

男山.....(337)

情石.....(342)

关于民族风情小说(代后记).....(350)

想起了玉坦

那天，我同玉昌、何真观赏了一番景真的八角亭后，我又提议到勐遮看看。他们说今天不是街子天，赶场上人都少见，只有鸡猪鹅鸭甚至牛马在赶，没什么好看的。但我一下子变得那么固执：“哎，走走，一定去一趟！”他们不好违我意，只好让小王开车。

我为什么非到勐遮街子去看看呢？因为我想起了那位傣族姑娘，她，就是玉坦。

傣族姑娘都长得很美，而我固执地认为，傣族姑娘中最美的，恐怕要数玉坦了。她修长匀称的身材，矫健而苗条；一副瓜子脸，下巴的曲线自然而又流畅；嘴巴大小适中，嘴唇丰满，两个嘴角成两条细线往外伸展，自然形成两个三角形的酒窝在腮下，显示出她性格的倔强。当然，最动人的，还是她那双眼睛，清澈而又明净，几分忧郁的神情让人产生无限的憧憬。……一切文字的描写都是不准确的，还是请读者搜寻一下自己的记忆吧！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是见过她的。

最早，她在电影《叶赫娜》中扮演一个摆摊卖凉粉的傣家少女。那应酬自如的神态，那羞涩而又撩人的微笑，自自然然会勾起你对大青树脚吃傣家凉粉的一切甜美的回忆。随后，她又在《青春祭》中饰演女配角，许多观众都认为，她的“戏”远远超过了女主角。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像她本身——一个傣家少女的可爱形象。

1985年10月间的一天早上，我在潘家湾招待所的门前，

又见到了她。她刚参加了一部电影的拍摄后从北京回来，披肩长发，米黄色的柔姿纱衬衫扎在蓝色的牛仔褲里，一双白色高跟凉鞋。哪来的这“洋姑娘”？我在心里问。她右肩上挂着的红黑相间的毛线筒帕，使我立即感到自己判断的失误，并随即从“民族”这个角度来联想。

“李，你也去元谋？”她笑吟吟地迎我过来，向我打招呼。我“噢”是……是去元谋……你？”我弄得很窘。她说：“我是玉坦呀！”

“呀，我都不敢认了！你越发……”想到自己的身份不合，地点也不合，我没把“漂亮”二字说出。

是的，即便她穿着汉式服装，那种漂亮，也是汉语文字无法描绘得出来的。

我们是去元谋虎跳滩土林拍摄《野人王国之谜》的。玉坦扮演的是一个野人少女。无名无姓，无对话，无“戏”，故事情节只是随着沉闷的鼓声从远而近，然后又从近到远的“嗷嗷”的叫声，似人声又似兽声，环境自然是远古、神秘而又幽远。玉坦扮的人物——野人少女，下半身只在三角裤上围了一片兽皮，上半身是在胸罩上挂了几片树枝、树叶；其它部位全裸着，涂了一层棕色的油彩；长发披到臀部。一个勇士猎获了一头黑熊，扛在肩上，从荒漠中远远地走来，他的背后，相跟着两位少女，她额头顶背着一只竹筒，手持一柄长矛，伸长着脖颈，紧紧跟随；长发随着走动的步伐，在背沟里摆动，有时会像柳丝似的飞飘起来。两个黑影，扛熊的壮士，背竹筒的少女，逐渐走向观众，又走进一轮硕大无比的、鲜红的朝阳，黑色的剪影就一直在这轮红日中走动，由大到小……鼓声由弱到强，又由强到弱……

的“嗷嗷”声也逐渐在耳膜上消失。……

我无法形容这个镜头给我的震动。我只觉得，我也跟随着他们，走进了远古，走进了我的先祖的行列。真的，有好一阵，我就觉得自己也赤身裸体，在那群原始人中……

我忘了自己是在看戏。玉坦也说：“也不知咋个整的，我按导演教做的，在摄影机前做着做着，竟忘了是在摄影机前，忘了是在演戏，就觉得是在做自己过日子要做的事，是我生活要走的路。……”如果说，这就是一个演员成功的诀窍的话，这是最朴实也是最实在的诀窍；如果说是天才的话，我也认为，这是最高天才的表现。

可是，也许读者不会相信，她——玉坦，只是一个家居遥远的边地，普普通通的傣家农村少女……

那是1982年的初春，我们为《叶赫娜》去西盟选外景回来，路过勐遮的那天，正逢街子天，我们便下车到街上去赶赶热闹。

两个摆地摊的傣家少女吸引了我。一个瘦高个儿的，穿一件桔黄色紧身上衣，苹果绿统裙；一个矮胖一些的，穿的是洁白的上衣，紫红的统裙。她们都长着一副瓜子脸，一双明亮的眼睛，头发都束成一绺马尾，搭在胸前。一张蓝色的塑料布铺在地上，一半摆了兩堆洗得发白的花生，另一半她们两个跪坐在上边。首先是她们的服装吸引了我，那么艳丽，那么谐调，与她们背后的翠竹形成映照，简直就是一幅油画中的景物；其次是她俩那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神态；她俩相互为对方整理着头上的花，瘦高个儿的还把一朵洁白的柚子花含在嘴里，嘴角边现出两朵深深的酒窝。……我拉了一把陈导演：“瞧那两个小……”

“啊！”陈导演惊讶地叫了一声，一手扒开我，举起了胸前的照相机。

可是，两个姑娘发现了我们，她俩既不害羞也不忸怩，只是把头顶在一起，让两个侧面对着我们，让我们看不到她们的脸。

陈导演的“快门”按不下去了，遗憾地喷着嘴，“这……”我只好走上前去，蹲到了她俩的地摊前，凑哨，你们卖土啥（花生）？”我操起半生的傣话无话找话说。“害（卖）！”胖些的姑娘很快地答，瘦高个的戒备地迅速瞟了一眼陈导演。

“一砵里哈？”我问多少钱一砵。

“山兴！”胖姑娘回答：三角。“我们害（买）多多的，能给我们压蚌（照相）吗？”我用了一种诱哄小孩的口吻，迅速把话引到我们的目的上来，并给陈导演丢了个眼色，叫他准备好，

“通通都害（买）也不给压（照）！”还是胖些的姑娘回答。

“为哪样呢？”我笑着问。“我们长得丑！”瘦高个儿的迅速回答，又扭头看了陈导演一眼，那斜视的一瞬，眼光像流星似地一闪。陈导演又惊讶了一声，“呀！”忙举照相机，但她早把脸侧过去了。

我知道，傣族姑娘喜欢别人夸奖她们生得好看，而她们自己即使长得很美，她们也总是自谦地说自己是一棵路边的含羞草，是一只不会唱歌的织布鸟。我指指陈导演对她俩说：“他是从北京来拍电影的，他想让很多很多人都能从电影里看到傣家姑娘长得好看，要是你们能上了电影，那所有看到电影的